

# 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问题

清格尔泰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语言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本文回顾了迄今在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经验。分析了运用元音和谐律方面取得的成果, 同时也指出了运用元音和谐律的局限性。之后提出了今后运用元音和谐律方面的几项建议。文末举了近来利用元音和谐律释读两个原字的实例。

**关键词:** 契丹小字; 元音和谐律; 成果及局限性; 建议

**中图分类号:** H211.5 文献标识码: A

阿尔泰语系语言中, 一般都有程度不同的元音和谐现象。迄今对契丹小字的研究表明, 契丹语中也有元音和谐现象。这种现象对释读契丹小字, 有什么作用, 有多大作用, 研究者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研究人员认为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因而比较重视。有的研究人员认为不一定有多大作用, 因而不太重视。本文想回顾一下迄今运用元音和谐律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和经验, 分析一下它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 展望一下今后运用元音和谐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以便使它在今后的释读工作中, 起更大的积极作用。

## 一、迄今运用元音和谐律经验的回顾

(一) 在《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大报 1977.4) 和《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中第一次提出契丹小字中有元音和谐律现象。并进行若干词的形态变化的排比研究。研究的结果, 对 24 种附加成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说明。这次研究的主要成果有:

- (1) 契丹语的所有格的附加成分有 **𐰺** (əŋ)、**𐰽** (in)、**𐰾** (an)、**𐰿** (un)、**𐱀** (ɔŋ) 等, 这些是以元音和谐的要求, 接加于静词后边的。
- (2) 契丹语动词的变化, 有以“**𐰺**、**𐰾**、**𐰽**、**𐰿**”等原字为中心的元音和谐现象。其语法意义可能与及物、不及物和使动态有关。
- (3) 已知“**𐰺**”为展唇阳性的[ɣa] (‘a), 据此推定“**𐰾**”为展唇阴性的[kə] (‘e)。
- (4) 已知“**𐰿**”为圆唇阴性的[u], 据此推定“**𐰽**”为圆唇阳性的[ʊ]。
- (5) “**𐰾**”和“**𐰿**”是相对的形动词附加成分。“**𐰾**”为[ɣ(a)], “**𐰿**”为[kə]。

这些主要研究成果, 后来经验证基本上都能站得住脚。

(二) 再次提出元音和谐律问题是《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民族语文》1992 年第二期) 一文。此文在 70 年代的契丹小字元音和谐律研究的基础上, 利用后来发现的资料, 对契丹语中的动词附加成分重新作了排比研究, 提出了修正补充意见。此文选出变化形式有 10 个左右(未收太多的和太少的)的 32 个词进行了分析, 又结合若干典型句子的用例研究的结果, 提出了如下的看法:

- (1) 动词词干附加成分(及物不及物与态)方面, 除了以前释读的 **𐰺** [ɣa], **𐰾**

[kə], [𠂇] 等以外, 这次新释读的有 𠂇 [al]。

(2) 动词陈述式附加成分(过去时)有相对的 𠂇 [wai]和 𠂇 [wei], 它们的读音还需要验证。𠂇 表示过去时, 读音为[ən]。

(3) 形动词附加成分, 现在将来时为 𠂇 [ɣa]、𠂇 [kə], 过去时为 出 [sa]、当 [sə]、𠂇 𠂇 𠂇 [su]。过去时几个原字的读音尚需验证。

(4) 分离副动词附加成分为 𠂇 [ai]、𠂇 [ei]、𠂇 [uei]、𠂇 [i]。过去的研究中, 认为“𠂇”似乎表示副动词的意义, 但说“读音不详”, 这次释读为[i]或[i:]。

(三)第三次提到元音和谐律是在《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内大学报》1997. 4)一文中。这次主要是结合拼读法来读的。文中介绍了蒙古语元音和谐律的情况: 元音分阳性、阴性两类, 不同性别的元音不能出现在同一词中; 有的语言还有中性, 中性可与阳性或阴性共处; 同一性别中展唇与圆唇的内部也有排列方面的规定等。另外, 蒙古文中有些辅音也有阳性、阴性的区别。介绍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议: 如果一个词里遇到元音不清楚的辅音, 可根据词里的前后元音结合元音和谐律给它添加适当的元音来拼读。参照元音和谐律来拼读的问题, 是在本文中首次提出的, 并说明这是一个“今后应更大胆地拼读民族语词的方法方面进行探索”的问题。文中提出了若干拼读方面的实例。

(四)在《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东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2002年)中介绍了已释读原字的释读情况。其中免不了包括主要依据元音和谐律拟音的一些原字。这些原字的拟音, 有些比较肯定, 有些不能太肯定, 这是为什么? 元音和谐律在释读工作中的作用应如何估价, 其积极作用和局限性如何, 这里作了一些说明。

在本书中, 主要依据元音和谐律拟音的原字主要有:

原字号 80. 𠂇, 拟音 i

90. 𠂇, 拟音 u

98. 𠂇, 拟音 al

112. 𠂇、349. 𠂇, 拟音 gə、ɣə

123. 𠂇, 拟音 wai (?)

152. 𠂇、153. 𠂇、337. 𠂇, 拟音 su (?)

290. 出, 拟音 sa (?)

341. 𠂇, 拟音 wei (?), 𠂇 与 𠂇 相联系

361. 当, 拟音 sə (?), 出 与 当 相联系, 它们与 𠂇、𠂇、𠂇 也有

联系。

上边原字中，带问号的是其读音不太肯定的，是推测性的。

具有元音和谐律的语言里，一个语法成分（多为附加成分）往往有几个语音变体。而且这些变体之间处于有规律的语音对应状态。这就给我们提供了释读工作中的利用空间。以蒙古语族语言的附加成分为例：

有的附加成分只有一个形式，一般是一个辅音，有人（如语言学家喻世长先生）美其名曰：一峰独特

有的附加成分有两个形式，一般阳性、阴性对应，有人叫作：两水分流

有的有三种形式，一般阳性、阴性之外，加一个唇形，叫作：三足鼎立

有的有四种形式，一般阳性、阴性各有圆唇展唇两个唇形，叫作：四平八稳

有的有多种形式，可以叫作多角形吧。

在释读工作中，表示一个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有两个形式或几个形式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形式的读音能够确定，其余一个或几个形式的读音也能确定或至少圈在一个小圈子里。以契丹小字的实例说，**𐰽** 与 **𐰾** 形成一对，**𐰿** 与 **𐱀** 形成一对。因为 **𐰽** 与 **𐰾** 的读音能够确定，从而 **𐰿** 与 **𐱀** 的读音也能够确定。

在相反的情况下，虽然了解到某两个原字或某三个原字组成一对或一组，但是如果它们的读音哪个也不能够确定，那么其余的当然也不能确定。以契丹小字原字的情况看，**𐰽** 与 **𐰾**，**𐰿** 与 **𐱀**，以及 **𐰿**、**𐱀** 与 **𐰽**、**𐰾**、**𐰿** 等的情况就是如此。对这些原字的读音，研究者们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推测性的拟音。本书虽然注意到了它们有成对、成组的情况，但它们的拟音仍然是推测性的（对于这些原字的推测性拟音的种种根据，详见该书）。将来成对、成组中的一个的读音能够确定的话，可给另外原字的释读提供良好的可靠的条件。譬如说，**𐰿** 的读音 *sa* 成立的话，**𐰽** 的读音 *sa* 也很可能成立，甚至 **𐰾** 的读音也很可能成立。反之也可能都受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以上就是元音和谐律在释读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和它的局限性。

## 二、今后运用元音和谐律的展望及建议

前面提到了在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积极意义和它的局限性。那么总的看，在元音和谐律的运用方面，还有没有潜力？还有没有继续研究它、发挥它的作用的必要性？笔者认为，运用元音和谐律推进释读工作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研究元音和谐律以便解决拼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很有必要。具体说：

（一）为了给前面提到的带问号的成对、成组的附加成分确定读音，尚待找到一个突破口（确定某个原字的读音）来共同解决。

（二）随着释读工作的进展还会继续发现成对、成组的附加成分，需要运用元音和谐律来加快解决它们的读音问题。

（三）元音和谐律能给读音不明的原字划定一个读音范围，也给一些原字的拟音提供一定程度的鉴定参考。

（四）今后更经常遇到的问题可能如何给元音不明的辅音赋予正确的元音来进行正读。元音和谐律的这方面的作用尚待进一步开展研究。

最后，为了说明运用元音和谐律扩展释读工作方面尚有潜力可挖，举两个后来的继续研究中推测其读音的两个例字。

(1) “企”原字可能读[ɕi]

在《契丹小字研究》的论述中提到“企”是一种副动词形式，但对其读音未能解决。在《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中，因为“企”的用例过少，也未能解决。后来积累了一些用例，主要的有：

① 丁 仄 夬 今 夬 几 丙 匕 谷 止 反 企 丁 屏 矢 曲 公 雨 匕 谷 企 企 中 夬 中 夬 (萧 8 行)

廿 六 副 宫 使 除 廿 七 观 察 使 封

② 一 夬 化 友 仲 公 止 反 企 今 夬 杰 尔 关 化 令 企 中 夬 中 夬 (仁 20)

北 院 知 院 除 宋 王 号 封

③ … 羽 戈 丹 反 企 今 关 戈 夬 几 亦 杰 企 企 中 夬 中 夬 (许 24)

招 讨 (使) 除 漆 水 郡 王 封

④ 令 夬 几 用 夬 夬 友 止 反 企 几 文 夬 马 夬 戈 夬 中 用 夬 关 化 令 企 中 夬 中 夬 (仁 22)

南 京 同 知 除 兼 中 书 令 号 封

这类用例还有若干，都是止反企或丹反企，看来这几个字有很大的关联性。

在《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一文中研究过的副动词附加成分（分离副动词）**𠂔**

[ai]，**𠂔** [(e) i]，**𠂔** [uei]，**𠂔** [i]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和词干的元音保持和谐，如：

止反 子 止 丹 止 𠂔 𠂔 (止、列 — 𠂔)，企 企 令 企 中 夬 中 夬 (企、夬 — 𠂔)

夬 平 夬 关 夬 止 反 子 比 夬 夬 夬 夬 (夬 — 夬)，止 反 子 比 夬 夬 (子、夬 — 比)

根据以上副动词附加成分与其词干和谐的情况，可以推测止反企、丹反企的附加成分“企”，也很可能与其词干的反和谐，由此推测“企”的读音很可能是[ɕi]，这样与其他几个附加成分形成一组，补充了语音体系方面的空白。

(2) “困”原字可能读[ɣɔ]

在《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一文中说明了“又”原字的读音为[əŋ]，具有陈述

式过去时的意义,常以  $\text{𐰺𐰍}$ 、 $\text{𐰺𐰎}$ 、 $\text{𐰺𐰏}$  的形式出现。后来发现如果联系  $\text{𐰺𐰍}$ 、 $\text{𐰺𐰎}$ 、 $\text{𐰺𐰏}$  前面的原字一起研究的话,也很有意思。现在把这个情况分成四类排列如下:

- |  |   |
|--|---|
| <p>(a) <math>\begin{matrix} \text{力冬} \\ \text{𐰺𐰍} \\ \text{𐰺} \end{matrix}</math>、<math>\begin{matrix} \text{立本} \\ \text{𐰺𐰎} \\ \text{𐰺} \end{matrix}</math>、<math>\begin{matrix} \text{为方} \\ \text{𐰺𐰏} \\ \text{𐰺} \end{matrix}</math>、<math>\begin{matrix} \text{止币} \\ \text{𐰺𐰐} \\ \text{𐰺} \end{matrix}</math></p> | <p>(b) <math>\begin{matrix} \text{火火} \\ \text{𐰺𐰑} \\ \text{𐰺} \end{matrix}</math>、<math>\begin{matrix} \text{𐰺𐰒} \\ \text{𐰺} \\ \text{𐰺} \end{matrix}</math>、<math>\begin{matrix} \text{𐰺𐰓} \\ \text{𐰺} \\ \text{𐰺} \end{matrix}</math>、<math>\begin{matrix} \text{𐰺𐰔} \\ \text{𐰺} \\ \text{𐰺} \end{matrix}</math></p> |
| <p>(c) <math>\begin{matrix} \text{火去} \\ \text{𐰺𐰕} \\ \text{𐰺} \end{matrix}</math>、<math>\begin{matrix} \text{本𐰺} \\ \text{𐰺𐰖} \\ \text{𐰺} \end{matrix}</math>、<math>\begin{matrix} \text{𐰺𐰗} \\ \text{𐰺} \\ \text{𐰺} \end{matrix}</math>、<math>\begin{matrix} \text{𐰺𐰘} \\ \text{𐰺} \\ \text{𐰺} \end{matrix}</math></p>   | <p>(d) <math>\begin{matrix} \text{𐰺𐰙} \\ \text{𐰺} \\ \text{𐰺} \end{matrix}</math>、<math>\begin{matrix} \text{止𐰙} \\ \text{𐰺} \\ \text{𐰺} \end{matrix}</math>、<math>\begin{matrix} \text{止𐰙} \\ \text{𐰺} \\ \text{𐰺} \end{matrix}</math></p>   |

上述四类,都带有同类的附加成分,只是因词干不同而附加成分的语音形式不同。

(a) 类词干有  $[\gamma a]$ 、 $[a]$ , 附加成分为  $alan$

(b) 类词干有  $[\gamma \text{ə}]$ , 附加成分为  $\text{əlan}$

(c) 类词干有  $(\gamma) u$  类音, 附加成分为  $ulun$

(d) 类词干可能有  $(\gamma) \text{ɔ}$  类音, 附加成分为  $\text{ɔlan}$

(d) 类的“ $\text{𐰺}$ ”原字的作用,相当于(b)类的“ $\text{𐰺}$ ”原字的作用,因此,其读音很可能是  $[\gamma \text{ɔ}]$ 。

这个新释读的“ $\text{𐰺}$ ”  $[\text{ɔi}]$ ,“ $\text{𐰺}$ ”  $[\gamma \text{ɔ}]$  两个原字的读音,当然还需要今后的验证。

### Some Issues of Using the Rule of Vowel Harmony in Research on Khitan Small Script

Chingeltei

(Mongolian Studies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experiences of using the Rule of Vowel Harmony in the research on Khitan Small Script, and analyses the achievements concern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research in the future after pointing out limitations of using the Rule of Vowel Harmony.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examples for decipherment of two original characters are cited.

**Key Words:** Khitan Small Script, Rule of Vowel Harmony,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Suggestions

**收稿日期:** 2005-06-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2JAZJD840007);

**作者简介:** 清格尔泰(1924—)男,蒙古族,内蒙古宁城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蒙古语以及蒙古语族语言、满洲语、契丹小字等领域的研究。